

王跃文

自 选 集

王跃文首次自选代表力作

人情似纸张张薄

官场如棋局局新



我的那间办公室很阴暗，地板踩着老吱吱

响。没事在里面踱步，也没情致。极让人烦的。只好

成天枯坐，抿着茶，目光茫然地翻着报纸。倒是

写作的时候，电脑不经意会闹出些小幽默

，很有味道。比方“依法”二字连着打，打

出的竟是“贪污”。“依法行政”就

成了“贪污行政”。我怀疑是软件

设计者的恶作剧，太有意思了

别人眼里的大事我越来越漠不关

心，倒是这些小事儿给我增添了很

多乐趣。

我就这样成天胡思乱想，有些东西就进

入了我的小说。当那些新闻机器以无数真实

的细节虚构巨大的谎言时，我用众多的无中生有讲述

着基本的真实。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跃文



1000

Abstract

Figure 6

1000

1000

王跃文

自

选

集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跃文自选集/王跃文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4

ISBN 7 - 5613 - 2426 - X

I. 王… II. 王…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3775 号

图书代号: SK230500

王跃文自选集

作 者: 王跃文 **责任编辑:** 周 宏

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

版式设计: 李牧阳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 710062)

印 刷: 一二零一工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5.5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2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 - 5613 - 2426 - X/I · 250

定 价: 24.00 元

胡思乱想的日子（代序）

我原先厕身的所在，成天碍眼的是报纸和公文。公文我只看标题，就可知其大概了。很多人终生不看公文，照样活得自在，我大略知道些，也就罢了。拿来报纸，我通常是从后面看起，往前翻到没意思的地方，就搁下了。望着眼前晃来晃去的各色面孔，我时常生出时间错觉，似乎明天就是周末。有时我上午还知道是星期一，到了下午就以为是星期五了。我原来的宿舍也是在那深宅大院里，可每挨黄昏，我便会去院外游逛。院外是喧嚣的市声，可偏是这里比那院内更清静。

我就这样混沌沌沌过着日子。每天黄昏，我都穿行在街头陌生的人群中。依然是某个黄昏，我依然踽踽在红尘里。我猛然抬头往西，想看看夕阳。可我看到的是正在渐渐暗下去的灰色的楼宇。这是座看不到日出日落的城市。那一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有一种想逃的心念。后来就总琢磨这事儿，发现我通体弥漫的都是逃的念头，挥之不去。

可是有谁又能轻易逃得过无聊的日子呢？这似乎是种宿命，这种宿命犹如天穹，高高在上，覆盖众生。我一时没法逃脱，还得看上去规规矩矩，写些无聊的文字。我是个急性子，总想加班加点做完手头的事。可是，当我很多次以最高效率完成工作时，得到的评价竟是做事不太认真。

困惑了些日子，我如梦方醒。原来在我谋生的地方，凡事都讲究艺术的。比方说，下级做事一般要举轻若重，既显得兢兢业业，更显得比上司水平差。如果下级表现得比上司还能干，那就是不能干了。上司在下级面前却通常要表现出举重若轻，哪怕他原本是个庸人。轻重之间，大学问存焉。我从此觉悟了，学会了磨洋功。慢慢地写着那些僵死的文字，哪怕早写好了也压着不交稿。可我的脑子是闲不住的，坐在办公桌前神游八极。看上去我当然是在认真推敲手头的文章。日子过得也自在，成天乐呵呵的。直到离开那个地方，很多记者朋友都问到同样一个问题：看你的小说，觉得你应该是内心有许多痛苦的人。可你看上去嘻嘻哈哈，这是为什么？我玩话道：我佛慈悲，可我们见过的所有佛相都是微笑的。

既然什么都明白了，眼前的一切就滑稽起来。看多了滑稽的事，遇上再不可思议的事，都云淡风清了。周围的气氛让有些人弄得再怎么庄严或一本正经，我却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便又时常生出一种新的错觉，这是种空间错觉。我总恍惚中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关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罩里，而我总是在玻璃罩外面逡巡，冷眼看着里面的热闹。我照样天天在那个大院里走来走去，也天天碰见别人在那里来来往往，他们也天天同我握手寒暄。可我老觉得他们同我隔着层厚厚的玻璃。玻璃有着极强的隔音效果，望着他们汲汲仕途，一路呼啸，我会突然失聪，听不到任何声音。玻璃罩里面上演的就是好玩的哑剧了。

我的那间办公室很阴暗，地板踩着老吱吱响。没事在里面踱步，也没情致，极让人烦的。只好成天枯坐，抿着茶，目光茫然地翻着报纸。倒是写作的时候，电脑不经意间闹出些小幽默，很有味道。比方“依法”二字连着打，打出

的竟是“贪污”。“依法行政”就成了“贪污行政”。我怀疑是软件设计者的恶作剧，太有意思了。别人眼里的大事我越来越漠不关心，倒是这些小事儿给我增添了很多乐趣。

我就这样成天胡思乱想，有些东西就进入了我的小说。当那些新闻机器以无数真实的细节虚构巨大的谎言时，我用众多的无中生有讲述着基本的真实。



胡思乱想的日子 (代序) (1)

天气不好 (1)

很想潇洒 (17)

旧约之失 (42)

荆山晚钟 (83)

杏林仙隐 (123)

无雪之冬 (188)

蜗牛 (220)

无头无尾的故事 (261)

平常日子 (283)

花花 (301)

棕红色皮鞋 (311)

头发的故事 (316)

明天见报 (322)

没这回事 (326)

也算爱情 (363)

望发老汉的家事 (393)

雾失故园 (415)

漫天芦花 (439)

常识性困惑 (代后记) (485)

天气不好

小刘是县长的右手，但不是左臂右膀的右手。只有几位副县长才有资格被叫做县长的左臂右膀，小刘只是一般干部。这地方老百姓在一旁叫领导为舞左手的，那么当兵的自然就是动右手的了。小刘是政府办写材料的，县长大会小会上的同志们加冒号多出自他的手，小刘就是名副其实的右手了。尽管小刘起草的稿子还需政府办向主任把关才算数，但谁都知道这几年李县长真正的右手是小刘。替县长捉刀本是件值得荣耀的事，可右手毕竟只是当兵儿的，所以听别人说他是李县长的右手，他心里的味道也说不清楚。

李县长对小刘好像也还满意，但李县长马上要调到别的县任县委书记去了。今天，政府办向主任同几位副主任设宴为李县长送行。小刘给李县长写了几年报告，劳苦功高，也被破格邀请了，这是一种殊荣。气氛自然热烈，大家轮番给李县长敬酒。李县长海量，有敬必喝。况且今天又是什么日子？大家共事几年，不容易啊。李县长不论接受谁的敬酒，都要说几句热乎话，算是对下级的临别寄语。敬酒也有个次序，向主任打头，接着是几位副主任，小刘当然到最后才有资格敬酒。李县长客气了几句，说，小刘工作态度认真，文字仍须提高。这话听起来像中山先生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领导同志肯定一个下级，不能讲过头话，那样不利于同志进步，对下级文字功夫的评价更要留有余地。文章这玩意儿本来就难有一个标准，天下没有一个天才的语文教师敢斗胆给学生的作文

打满分。领导同志更应注意，若是讲下级的文章很不错，那他自己就不行了。领导哪有不行的呢？不行还要管你？小刘想想这些道理，便觉得李县长对自己的评价是不错的，心里也就高兴。一高兴，就多喝了几杯酒。晚上回家，妻子小文见他红光满面，问他有什么好事这么高兴，小刘很满足地靠在沙发上，双手摊开，自得地敲着沙发靠背，半晌才慢悠悠地说，李县长说话很贴心，对我的评价不错哩。便把李县长在酒席上说的原话告诉了小文。小文听了却风凉起来，说，你就受宠若惊了？他讲你不错，这几年给你提过一级半级没有？你没日没夜地为他爬格子，最后就得这么一句话，就这句话都还是一分为二，功过各半。他一拍屁股走了，你再激动也是枉自多情！

小文这些话听起来也很有道理，就是太伤小刘面子了。夫妻间有时是无道理可言的，小刘明知不该发火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乱嚷了一通。小刘一嚷，小文就笑，说，好了好了，大人息怒。你为人民忙碌了一天，很辛苦的，我侍候你洗澡休息吧。你为人民服务，我也是人民的一员啊，现在我就来为你服务吧。小刘轻轻拧了小文的脸蛋儿，说，就奈何不了你这张嘴！说着，便满怀了爱意，伸手揽过小文就要亲热。小文嘴巴努向里屋，就挣脱了。保姆红妹子正在里屋哄儿子刚儿睡觉。

小文清了衣服出来，附在男人耳边说，我也洗个澡算了，我俩一起洗。小刘听了就咬着嘴唇儿笑。

卫生间连着厨房。厨房门一关，小文就扑向男人，轻轻一跳，双腿夹在男人腰间。小刘就这么搂着女人，进了卫生间，将衣服放好，再关了门，打火开水。试试水温可以了，再把女人送到莲蓬头下。小文闭着眼睛舒舒服服地淋了一会儿，双脚才滑到地上来。

小文身子依着男人，替男人搓背。搓着搓着，小刘就来事了，非就地解决不可。小文咯咯地笑，任男人搂了起来。

水龙头仍开着。两人疯过之后，发现壁上挂的衣服全弄湿了。

小文怪小刘，你呀，一来了就什么都不管了。小刘说，管什么？别人是阅尽人间春色，我跟自己女人怎么了？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上床之后，小文柔柔地偎着男人，说，我也并不想你当什么官。我们文家祖祖辈辈是皮鞋匠，不照样过日子？轮到我当了教师，家里人认为我为他们争了大光。小刘说，我也不是有官瘾的人。我家世代务农，爷爷活到九十五岁，爸爸今年七十岁了，力气比我还足。小文说，是嘛，人要随遇而安才好。只是那些当官的，把你们当马骑，他们哪管你？你也真是一个好人，别人一句漂亮话就把你感动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在外混得再好，到底还要我俩自己过得好才是。说着就抱着男人温存起来。小刘想天下所有女人都指望夫贵妻荣，只有自己女人看淡世间浮华。修得这样的女人为妻，想必自己早做过三辈子的善人了。小刘便回报女人深长的亲吻，恨刚才疯劲儿不用在浴室就好了。这会儿不疯一回真对不起小文，就又要去撩女人。小文却双腿夹住了男人，说，不准来，不准来，你不要命了？今后不准你随行就市了，仍旧搞计划经济。小刘像小孩子吵奶吃似的，磨了一会儿，也不再油了。

过了几天，新任县长到了，姓张，外县调来的。张县长在向主任的陪同下与政府办的同志一一见面。向主任介绍一位，张县长就同一位握手，说声哦哦，好！同小刘握手时，哦哦好之后多说了句笔杆子，好，并拍了小刘的肩膀。似乎张县长这一拍有舒经活络之效，小刘顿时浑身爽快异常。直到整个会见结束，小刘才有暇细细琢磨刚才同张县长握手时的情景。张县长特别地叫他笔杆子，还很亲切地拍了他的肩膀，看来自己给张县长的第一印象不错。这第一印象可是太重要了。

下班回家，两口子一起忙做晚饭，红妹子带着刚儿玩。小文问，听说新来的张县长上班了？小刘说，是的，今天到办公室同大家见了面，人还不错。小文笑了笑，说，你真有味道，说什么人还不错。这算什么评价？评价领导吗，调子太低了。把他当普通人评价吧，

结论又下早了。小刘叹服小文的精明，说，唉，在外面别人都说我聪明，写文章来得快。怎么一到你面前我就觉得自己比你少长了三张嘴。小刘本意是不想在小文面前流露白天同张县长握手之后的感受，只想表现得平淡一些。可这个女人呀！小刘觉得自己真的愚笨可笑。小刘并不在乎自己在小文面前的鲁钝，反觉得这样很有意思的。

小刘越来越感激小文的开朗和淡泊，这让他回到家里心情更加轻松。如今哪，不怕老婆看不起，也许是男子汉最幸福的事了。小刘在家解了领带，趿着拖鞋，松松垮垮，在小文面前甚至有点儿想撒娇的味道。这也满足了小文的爱心，她是一位母欲极强的女人，在她的怀里，丈夫和刚儿都是孩子。

可是奇怪，小刘一旦跨出家门，立即绷直了腰板，左腋下的公文包夹得紧紧的，右手摆得很风度，见人打那种很官味儿的招呼。自然天天要见到张县长，笑着喊声张县长好。张县长也亲和，回声好，或应声哦。

今天召开县长办公会，重点研究财政问题。这样的会议，小刘都被叫去听听，掌握掌握情况。这是张县长到任后第一次主持县长办公会，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很严肃认真。财政、税务等部门负责人发了言，几位副县长也发表了意见。张县长最后讲，原则同意大家的意见，将同志们的意见归纳成几条，算是拍板。张县长着重讲到个体税收和其他零散税收的征收问题，说这是过去一段多有忽视的一大财源，一定要抓紧。聚少成多，滴水成河嘛！

谁知小刘一听到滴水成河，猛然想起了一个笑话，忍不住想笑。这场面是万万不可笑的啊，一失笑便成千古恨！小刘紧抿着嘴，用力咬住自己的舌头。记得心理学老师说过，这样可以止住笑。可是不奏效，他感觉出自己的脸在慢慢作莲花状，急中生智，忙低头端起茶杯喝茶，一来借来掩饰，二来想用茶将这即将脱口而出的笑冲落肚子去。这该死的笑呀，宁可让它通过肛门化作臭屁放出来，也

切切不可从嘴巴里吐出来！

真是背时，茶刚进口，却被一阵爆发性的笑喷了出来。这下不好了，小刘不敢抬头，只觉得会议室顿时鸦雀无声。好像挨过了一个世纪，才听到张县长继续讲下去。这时，小刘才发现自己的衣服叫茶水弄湿了，样子极狼狈，身子却在冒汗。

散会后，小刘隐约听见张县长轻声问向主任，穿蓝西服那个小伙子是谁？向主任告诉他，是小刘，办公室搞综合的，这几年县长报告都是他执笔。

小刘身子更加冒汗了。自从上次握手起，他一直以为张县长对自己第一印象不错，每天碰见都热情地打招呼。哪知道县长大人根本就不认识他，自己一直在自作多情。今天可好，却叫张县长这样认识了，而且印象一定很深刻！

小刘准备下班回家，向主任叫住了他。他知道为什么了，就坐在了向主任办公桌对面。向主任脸色不好，问，你在会上笑什么？小刘说，不笑什么。向主任更加不高兴了，不笑什么你笑什么？嗯？嗯？向主任嗯了好几声，好像硬是要嗯出个水落石出。小刘只好说，我只是突然想起了一件好笑的事，忍不住就笑了。向主任批评道，开会不用心，思想开小差。什么事这么好笑？你讲讲，你讲讲！小刘哪敢讲什么笑话？却讲了更不该讲的话。他说成年人的注意力集中最多三十分钟要跳跃一次，小孩子注意力集中时间更短一些，这是心理学原理。向主任发火了，嚷道，我说你是读书读多了！

小刘回到家里强打精神，却瞒不过小文。小文问怎么不舒服了？小刘硬说没什么，只是累了。小文看他一会儿，说，不像是累了，你一定有什么事。

小刘死活不肯讲，小文也不多问了。小刘吃了一碗饭就放了碗。小文就认真起来了，说，这你就没用了。哪怕天大的事，饭要吃饱。什么大不了的事？你去坐牢，我天天送饭，你杀了头，我为你守寡。小文说罢，去厨房弄了一碟酸蒜苔来。这菜很开胃，小刘最喜欢吃

的。小文硬盛了一碗饭端给小刘，说，你当药吃也要吃了。小刘鼻子发酸，这女人太贤德了。他只得勉强吃了这碗饭。

小文哄孩子似的搂着小刘睡。小刘情绪好些了，小文问，到底有什么事？让我也为你分担一下。小文真的这么当做一回事问起来，小刘又觉得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说出来，反让小文好笑。是的，什么事？不就是笑了一声吗？犯了哪一条？这么一想，也真的没有事似的，说，是没什么事，是没什么事。小文不相信，知夫莫如妻。没事你回家时脸都是白的？小刘不肯承认脸白，硬说外面风大，冷。小文温柔地开导了好一阵，小刘才说，今天下午开县长办公会时，张县长正在讲话，我却突然大声笑了，茶水喷了一地，自己的衣服也湿了。我头都不敢抬，知道大家都望着我。张县长起码十秒钟没有讲话，那十秒钟比十年还长。下班后向主任又找我谈了话，问我笑什么。向主任很生气。

小文也觉得他笑得荒唐。人家张县长会怎么想？这有犯领导尊严，是你们官场的大忌哩。是啊，你笑什么？小文又问。小刘说，不笑什么。不笑什么你发神经了？小文也有些不快了。小刘只得说，我当时想起了一个笑话，就忍不住了。小文责怪他，你也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小孩子样的，什么笑话那么好笑？就让你忘乎所以了？说出来我听听。小刘不肯说。小文问为什么不肯说？小刘说，有个笑话，说是新婚夫妻白天听见腌菜坛子冒气泡的响声，就想起夜里的事，忍不住好笑，新娘子还会脸红。小文拧了小刘一把，说，你当时吓得要死，这会儿正经问你你又在开玩笑。小刘说，不是开玩笑，我当时想起的那个笑话也是这一类的。比这个还粗俗，真讲不出口。小文偏要他讲出来，说，夫妻之间粗的细的都做了，还有什么更粗的讲不出口？小刘无奈，只得讲了。原来上大学时，同寝室的同学们无聊，炮制了许多稀奇古怪的笑话，被大家戏称为寝室文化。最经典的笑话，是全寝室集体创作的。假设全世界男人同时射精，汇聚起来到底有多少？中文系的数学都不怎么好，七八个脑袋凑在

一起，在一张大纸上加减乘除，最后算出一个惊人的数字，竟同长江的流量差不多，那才真叫做白浪滔天哩！今天张县长讲到滴水成河，我鬼使神差就想到了这个笑话了，怎么也忍不住笑了。小文哭笑不得，说真无聊，你们男人真无聊。小刘说，是无聊，这么个笑话，我怎么敢同向主任讲？

小文骂了一阵无聊，说，你笑过了就笑过了，再去哭一回也白搭。不要再作任何解释，让时间来冲淡它。小刘也觉得只有这样。不过这一笑，虽然摆到桌面上不算个事，放在人家心里只怕又是个大事了。现在还有谁愿意把事情放到桌面上来？所以小刘心里终究不踏实。

这以后，小刘很注意张县长的脸色。远远地见了张县长，他就脸作灿烂，双目注视，期待着同张县长的目光相遇，再道声张县长好。可张县长的目光不再同他相遇了，他那句张县长好就始终出不了口。这样过了好一阵，张县长好在小刘肚子里快沤臭了。他想自己在张县长心目中的印象怎么也好不起来了。

马上要开全县经济工作会议，小刘下决心抓住这次机遇，把张县长的报告写出水平来，改变一下印象。他一边很认真地搜集资料，一边等待张县长召他去面授机宜。这样忙了好些天，总不见张县长找他。最后向主任找了他，转达了张县长的指示。向主任要他按张县长指示精神，先弄个详细提纲出来。小刘忙了一天一夜，弄了个自己很满意的提纲。向主任接过提纲，说，放在这里吧。又过了几天，向主任把提纲给了小刘，说，先按张县长的意见动笔吧。小刘一看，见张县长只对提纲作了小改动，批道：原则同意此提纲，请向克友同志组织起草。提纲顺利通过，小刘心里欢喜。可张县长批示不提小刘半字，他又不太自在。

不自在归不自在，革命工作还得干。小刘开始了没日没夜的艰苦劳动。

奋战了四昼夜，终于拖出了初稿。交稿那天，他头发也不梳就出门上班。小文说你头发都不梳一下？他一边用手胡乱地理了一下头发，一边匆匆走了，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小刘其实是最讲究发型的。

径直到向主任办公室，交了稿子。今天向主任心情可以，接过稿子，说辛苦了。见小刘满头乱发，又关切地问，昨夜又加班了吧，辛苦了辛苦了。小刘笑笑，说，没什么。这几个晚上都不怎么睡，还挺得住。今天小刘是有意不梳头的。

稿子交上去了，就天天等着张县长的意见，这比当年等大学录取通知书还要紧张。偏偏张县长这几天很忙，上面来了领导，要汇报工作，要陪同视察。不知张县长有时间看吗？眼看着会期近了，到时候稿子一旦不行，再推倒重来，时间又紧，那不要整死人？这样的事不是没碰到过。

向主任终于将稿子给了小刘，说，按张县长意见，再认真修改一次。只见张县长批示说，总体上可以，有几处要做修改，最后一部分要大动。请克友同志组织认真修改一次。

这算是万幸了，小刘终于松了口气。

这么上上下下好几个回合，最后定了稿。张县长批示：同意付印。

报告是否让张县长十分满意，小刘心里没有底。但这次起草报告，对改变他的印象好像没有什么帮助。张县长的批示批来批去，似乎都不在乎他小刘的存在。他小刘的一切辛劳对张县长似乎也没有什么意义。可是见了张县长，他照样还得笑哈哈，尽管张县长并不曾注意他笑得怎么好看。

这些天，小刘晚上开始失眠。他内心很是凄苦，县长对自己印象不好，简直太可怕了。小文总是劝慰他，叫他想开些。大不了就是不提拔，又能怎么样？小刘也愿意这么去想。只要老婆理解，还有什么说的？可是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自己三十多岁的人了，

讲起来本事天大，实际上鸟都不算，心里能畅快吗？今晚还是睡不着。他怕小文担心，先是佯装入睡了，等小文睡着了，他便睁开了眼睛。他不敢闭眼，一闭眼就感觉头在胀大，大得像热气球，很难受。睁开眼睛也不好受，大脑更加活跃，许多恼人的心事一齐涌来。

小刘揉醒小文，说，让我玩一下吧。小文说，你昨天才来的，这样不好，叫你骨髓都要空的。小刘叹道，实在睡不着，让我玩疲倦了，好入睡。小文爱怜地摸一摸小刘的脸，顺从地脱了内裤，说衣就不脱了，冷。小刘心想将就点算了，就说好吧。小文伸手到下面一摸，说，你这么软软的怎么来？小刘无奈地说，就看你有没有本事让它坚挺了。小文便闷在被窝里，一边遍体亲吻小刘，一边抚弄着那东西。看着看着小刘就来事了，小文就趴在小刘身上，说，让我先在上面玩一会儿吧。小刘闭着眼睛，一腔悲壮的心思，说道，你玩吧。

小文半眯着眼睛，在上面如风摆柳，舌头儿情不自禁地吐了出来，来回舔着自己的嘴角。

这时，小刘突然浑身一颤，一把搂紧了小文，粗声粗气地说，我要你脱脱脱了衣，脱了衣，我要你一丝不挂，一丝不挂，我要个精光的宝贝儿，不要一丝异物，不要一丝异物……就这么语无伦次地嚷着，三下五除二脱光了小文的睡衣。

完了之后，小文搂着小刘，呵护小孩一般，说，好了，现在闭着眼睛，好好睡吧。

小刘将脸紧紧偎着小文的乳房，一会儿，竟暗自流起泪来。说不清是感激小文的温柔体贴，还是为自己伤心。他多想就这么偎依着，衔着甜甜的乳头睡去啊。可仍然睡不着，也许是神经衰弱了。但怕吵了小文，就强耐着一动不动，直到天明。

小文醒来，见小刘夜里一直贴着自己的胸口酣睡，内心一阵甜蜜。她动情地抚摸一会儿男人，再轻轻起床。

小刘弯在被子里又一次鼻子发酸。女人蹑手蹑脚出了房间，去